

南華真經新傳序

惡一

王元澤待制莊子舊無完解其見傳於世者止數千言而已元豐中始得完本於西蜀陳襄氏之家其間意義淵深言辭典約向之無說者悉皆全備焉予是時銳意科舉思欲獨善選藏篋笥蓋有歲年前一日賓友謂予曰方今朝廷復以經術造士欲使天下皆知性命道德之所歸而莊子之書實載斯道而王氏又嘗發明真義深解妙旨計其為書豈無意於傳示天下後世哉今予既得王氏之說反以秘而不傳則使莊氏之旨終亦晦而不顯也與其獨善於一身曷若共傳於天下與示後世乎予敬聞其說乃以其書親加校對以授於崔氏之書肆使命工刊行焉丙子歲季冬望日序

世之讀莊子之書者不知莊子為書之意而反以為虛怪高闊之論豈知莊子意拘近之士不知道之始終而故為書而言道之盡矣夫道不可盡也而莊子盡之非得已焉者也蓋亦矯當時之枉而歸之於正

故不得不高其言而盡於道道之盡則入於妙豈淺見之士得知之宜乎見非其書也吾甚傷不知莊子之意故因其書而解焉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一

宋 王 元 澤 傳

內篇

逍遙遊篇

北冥有魚其名為鯀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夫道無方也無物也寂然冥運而無形器之累惟至人體之而無我無我則無心無心則不物於物而放於自得之場而遊乎混茫之庭其所以為逍遙也至于鯀鵬潛則在於北飛則徙於南上以九萬息以六月蜩鷲則飛不過榆枋而不至則控于地此皆有方有物也有方有物則造化之所制陰陽之所拘不免形器之累豈得謂之逍遙乎郭象謂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任逍遙一也是知物之外守而未為知莊子言逍遙之趣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

莊子之言同彼我一大也故同彼我者不得不齊一小大者不得和此所以製齊諧之名也夫齊者齊其所不齊諧者諧其所不諧鯢鵬為大而斥鷃為小鯢鵬矜大之在我而小之在彼斥鷃悲小之在我而大之在彼則不齊不諧也惟能達觀則均為物爾均為物則安有彼我小大之殊乎此所以極於齊諧也故曰齊諧然鯢鵬非有而寓言之故曰志怪也

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鵬雖大也飛不出乎九萬息必以乎六月拘於陰陽之數而非所以為逍遙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鵬之飛也必待於野馬塵埃之相吹也無野馬塵埃則大翼不能舉此所以明物雖大必有待而後行非自然而然也雖大不能免於累。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鷓鴣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適遠者聚糧多適近者聚糧少此自然之理也故鯢鵬之大則飛必九萬里蜩鷓鴣之小則飛不過榆枋亦自然之理也但能明其至理而不以多少小大為累則亦自足也。

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天下之人物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故朝菌不知蟪蛄冥靈不知大椿殤子不知彭祖明矣然由其無小無大不生不死之理而觀之則均為有形之累焉有不及不如於其間乎非天下之達觀者孰能與於此。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鯢鵬之圖南斥鷃笑之斥鷃之騰躍自以為足矣此小大之不同也故曰此小大之辯也然鯢鵬斥鷃各有其體所以不逍遙爾夫逍遙者豈復離乎本體哉但能各冥其極均為逍遙累乎其體則均為困苦故逍遙之與困苦特在其了與不了之間爾。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微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道之於物無所復分人之由道宜各自足故一官一鄉一君一國之殊能忘小大之分而自適亦足以免其累也宋榮子豈可笑乎然榮子之笑之者笑其有所分別也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者此淮南所謂自信不為訛譽遷也夫自信者重內而輕外自榮而忘辱不失本心而汎然逍遙矣故曰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斯已矣者盡性之言也

盡性則人道畢而未至命故曰有未樹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鯀之化為鵬也憑野馬塵埃而舉列子之

為至人也御風而後行此皆有所待也

○所待則其於逍遙也未盡乎幽妙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

者此聖人之所能也夫聖人盡道之無入神之妙與物不迕惟變所適其所往則不疾而速其所來則不行而至圓通周流無所滯礙了然逍遙而豈有所待故曰彼且嗚呼待哉此莊子之所謂逍遙而佛氏之所謂身徧法界自非聖智之所達孰可與於此矣

○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至人知道內冥諸心汎然自得而不累於物故曰無己神人盡道無有所屈成遂萬物而妙用深藏故曰無功聖人體道寂寞無為神化蕩蕩而不可測故曰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
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堯以既治而讓天下於許由所謂得天之道也得天之

道則與天為徒矣

○曰日月出矣而熿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聖則吉凶與民同患而神則不與聖人同憂堯之初治天下也則天之大而化於民其憂樂與天下共所謂有為之時也及其化極而至于變則鼓舞萬物而不知其所然所謂無為之時也無為出於有為而無為之至則入神矣夫聖人之功待神以立而功既極神則固宜全神此堯之所以讓天下也夫功既極神而不能反則神之所以虧矣此堯之所以有熿火浸灌之喻也

○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老子曰大成若缺大成者不自成也故若缺堯之自視缺然者所謂不自成也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實乎許由古之無為者夫既無為則豈有心於

天下此所以不代於堯也夫有為無為均
是至妙無所分別如必有為為少而無
為為至則失其所以無為而名實交起賓
主相分大道判矣故許由所以辭之以賓
主之說也

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
腹

鷓鴣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斯皆能任其極各為至當此明有為雖小
但能無累乎心則亦天下之至妙不必羨
無為之大也以此而觀許由豈有心於天
下乎

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

聖人之功待神以立功極於神則不與聖
人同憂不與聖人同憂則豈以天下而為

事故曰歸休乎君無所用天下為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物各有分分各有守庖人以宰割為功而
尸祝以清淨為職是各極於分守也庖人
或不治庖而尸祝豈敢越職而代之之

則亂其分守也分守亂則豈免於累乎故
堯極於神而許由豈敢越分而代之代之
則不免於累也不免於累則不足為逍遙
此許由所以以庖祝而自況也

有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
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
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
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
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
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
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
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
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為
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
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
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執糠將猶陶鑄堯舜
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肩吾者任我也連叔者不通不行而非物
之長者也接輿者絲絲若存而又有所容

者也此莊子寄言於三人而以明道之極
致也故道至於此則不可以言言不可識
識而又非世俗之所能知也姑射在北海
之中此歸根之意也汾水在中國之東北
此復命之意也乘雲氣取其虛御飛龍取

其變遊四海之外取不入於形器時女取
應而不倡此皆所以明道之極致也夫道
極致則妙妙則神神則無為而已故堯極
于無為而忘天下是以讓於許由也故曰
往見四子而窅然喪天下此莊子寓言道
之盡而非淺見之士可得而知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
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
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堯之所以君天下而無心於天下由宋人
資章甫而適諸越而越人斷髮文身無所
用而已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楸之種我樹之
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
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呀然大也吾

為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

物各有體體各有用適其材則為妙用矣故惠子得大瓠而為無用是拙於適材之妙用矣拙於適材之妙用者由心之未

能直達也故曰夫子由有蓬之心也夫

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

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

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

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不龜手之藥或用而為泝泝統或用而得

裂地之封此明物雖一而用適其材則各有所當而免疑索此窮理盡性之意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

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

俟教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

罔吾今夫斃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

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

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夫道無小大所以為小大之本體無所用所以為眾用之祖惟聖人全性命之根本

而體道以為用故以大樗況之也樗者深

其根而枝葉生命者固其本而萬事起惟能深根固本而不以小大內外為累則道

遠矣無何有之鄉言虛無廣莫之野言所大理往策牛言用之不同而均有於困苦

彷徨言其動寢卧言其靜不夭斤斧物而無害者言不與物逆而物莫能傷此莊子

言逍遙之極致而處之於篇終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一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二

齊物篇 宋 王 元 澤 傳 卷二

齊物篇

萬物受陰陽而生我亦受陰陽而生賦象雖殊而所生同根惟能知其同根則無我

無我則無物無物則無累此莊子所以有齊物之篇也

齊物之篇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嗒嗒焉似喪其

耦頹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圓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聖人體道而無我無我則無對於天下此

南郭子綦似喪其耦也夫耦匹也物莫不有匹而惟道神妙而無匹無匹則歸于一

致而忘彼我此物之所以齊也故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此梵志所謂吾由昔人非昔人者是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